全民大煉鋼鐵

蔡明亮
江西省水土保持工作辦公室離休幹部

1958年5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全國掀起了貫徹總路線的高潮。這是開始大躍進的一年，中央提出反對右傾保守，加快建設步伐，趕上美國，超過英國，農業上江南糧產要超千斤，工業上年底鋼產量達到7,000萬噸的奮鬥目標。

舉國上下積極回應，各條戰線，開展各種勞動競賽運動，互相檢查評比，插紅旗，拔黑旗，一個你追我趕、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高潮，在全國迅速開展起來。農村很快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組織軍事化、勞動一體化及吃飯食堂化。生產、生活實行「五統一」，即統一出工、統一休息、統一收工、統一吃飯、統一評工記分。廣大勞動群眾夜以繼日，在田野、在工地戰鬥，到處歌聲嘹亮，紅旗飄飄，一個史無前例的生產大運動在全國各地蓬勃興起。

我當時分管（泰和縣）禾市片（兩個區），蹲點在禾市區豐壟大隊。那是一個水利灌溉比較好、人均耕地比較多及糧食畝產比較高的大隊。

爲實現畝產超千斤，我們發動群眾，採取廣積肥料，改造低產田，挑選優良品種，適當密植，挖溝排水幾項主要措施，早稻長勢比任何一年都好，預計畝產千斤是可能的。正在早稻勾頭的時候，省裏傳出鄱陽縣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糧的消息，說組織參觀評比時，稻子上面放個雞蛋都落不下去，禾杆上儘是穀子，還有的地方傳出畝產紅薯二十多萬斤的消息，那是怎麼種的呢？他們說是在地裏挖條大壕溝，壕溝裏堆滿了豬、牛欄糞，薯苗插在上面，再覆蓋泥土，一個紅薯長幾十斤，甚至上百斤。當時，我們聽到這個消息簡直不敢相信，無法理解。

後來，我們打聽到畝產幾萬斤或十幾萬斤的來歷，是稻子快要收割時，將幾畝田的稻子一株株移到一畝田上去，一株靠一株，拼起來，不留空隙，這樣造出來的。於是，我們那裏也有人提議想搞點試驗，我堅決反對。我說：這樣搞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騙人騙己的錯誤做法。我簡單的計算了一下，假設一畝產50,000斤，每平方米要產80多斤穀子，一畝產10萬斤，每平方米要產160斤，簡直是天方夜譚，不可能的。後來，人們頭腦清醒過來以後，批判這是一些幹部好大喜功、好出風頭、脫離群眾及脫離實際生產的浮誇風。這種不正之風雖然不久得到批判，但未徹底根除，危害深遠啊！從這裏我們可以也得出一個教訓，任何時候對任何問題，我們應通過自己的腦子好好想想，分析分析，研究研究，算算賬，決不能人云亦云，跟在別人背後盲從瞎起哄。

早稻快要收割時，中央下達了大煉鋼鐵的指示。有一天，晚上8時正，縣委侯書記召開一次電話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縣常委、縣委委員、各區鄉長及黨委書記，我是在豐壟點上參加會議的。侯書記在電話上說：中央要求全民動員大煉鋼鐵，而且要立即行動。爲促使這一舉措迅速落實，侯書記還在電話會議上宣佈拔白旗，當場撤掉了沿溪鄉黨委劉書記、潘塘鄉黨委王書記的職務，殺一儆百，給大家先來個下馬威。當時，我對這個宣佈是有保留意見的，因它沒有經過縣常委討論決定，而是縣委書記個人的意見。但爲了維護黨的團結，維護書記的威信，我也沒有提出異議。

說心裏話，我對大煉鋼鐵是不懂的，一竅不通。怎樣搞？心中一點數都沒有。只好按照縣委書記的佈署，在電話會議結束後接著召開了禾市片（禾市區、三都區）區、鄉黨委書記電話會議。具體分配了各鄉上山大煉鋼鐵的勞動力，要求實行軍事化管理，以鄉爲單位，組織一個營，

由黨委書記、鄉長分別任教導員、營長；區委書記、區長分別任團政委、團長；一個大隊一個連，大隊書記任指導員，大隊長任連長，我自封爲師長。一個大煉鋼鐵的師團，就這樣成立了起來。在電話上更確定了把大煉鋼鐵的地點放在禾市鄉蛇井，及把各區、鄉勞動力的具體住地作了安排，並要求立即行動。

當天晚上，區、鄉、大隊幹部和群眾幾乎都沒有睡覺，經各鄉具體佈署後，幹部分頭連夜敲門，動員群眾上山，從通知準備到上山不到五個小時，全片兩個區、10個鄉動員組織八千多勞動力，帶著鋪蓋和食糧，點著火把，於晚上3時連夜趕到了禾市鄉的蛇井工地。只見到處燈火通明，人山人海。找對地方後就鏟草整地，砍樹搭建臨時工棚，解決住處。同時，我和區、鄉幹部在工地臨時碰了個頭，大家商議這次鋼鐵怎麼煉法？多數同志心中沒有底，也不知怎麼煉。好在有些同志過去在永新拿山及蓮花縣看過煉鋼鐵，他們介紹說：先用黃泥築個高爐子，然後一層木炭一層鐵礦石放到爐裏，加些石英石和生鐵到爐內，點上火，再用風箱在外鼓風，使爐溫升高到1,200度以上，使礦石溶化爲鐵水，流出爐外，冷卻後成鐵。但爐子具體多高多大，爐膛怎麼做，風箱規格等等就不太清楚了。因此當即決定各鄉派兩名幹部和幾個青年，由區領導帶隊，連夜趕赴永新拿山學習取經。在家的區、鄉幹部，分別在工地上選擇地方建爐，帶領群眾平整建爐地基。

因蛇井和永新拿山很近，當夜趕到，第二天學習一天，第三天參觀學習的人員就全部回到蛇井工地，帶回了築爐草圖，也瞭解到風箱的規格：用一棵完整的樟樹挖成，鼓風活塞用公雞尾毛製成的，而爐膛則用耐火磚砌成。於是，各鄉把泥工、木工挑選出來。開始按圖紙建築土爐子，砍樟樹挖風箱，回家殺雞拔雞尾毛。不到三天的時間，蛇井工地築起了38個土爐子。根據學習經驗，我們的爐子大部分選建在山坡上，個別建在旱田裏。

第二階段是開始煉鐵。土爐子、風箱準備就緒後，我們又召開了一次排長以上的戰地幹部大會，對所有人員進行重新分工。全部八千多人組建成一個師，成立五個團，以團爲一個戰鬥單位，分工爲：

一個團負責挖礦石、揀礦石、碎礦石及送礦石，保證爐前礦石供應；

一個團負責後勤，做飯送飯燒開水，採購物資，保證按時開飯；

一個是技術團，組織泥工、木工、鐵匠及篾工，分別負責生產的工具如土箕、鋤頭、刀斧，以及爐子、風箱等維修；

一個團負責裝爐子、拉風箱、出爐渣、打絞棍及出鐵水；

一個團負責燒木炭，把木炭送到爐前。

不過，根據團的任務大小，分配的人數有多有少。各團根據自己的任務再分配到營、連、排、班甚至個人，再具體定包到爐子。制訂出各種制度，提出具體要求。師、團、營、連、排及班各造一面大紅旗，互相開展流動紅旗競賽。定期評比檢查，對於進度快、品質好及完成任務好的單位和個人，分別由上一級授予紅旗單位，並敲鑼打鼓把紅旗送到單位掛起來，予以鼓勵。下次別的單位評上了，又把這面紅旗摘下來轉送到別的單位去，這就是「流動紅旗」。

由於組織嚴密，制度健全，目標明確，任務具體，人人有事做，個個有責任，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很快在蛇井工地掀起了一個轟轟烈烈的群眾大煉鋼鐵高潮。

進山第六天，豐壟大隊煉鐵爐子第一個出鐵了。這個爐子是我抓的重點，我自進入蛇井後除對整個工地佈署外，就是以豐壟大隊爲重點，從整地建爐開始就和群眾一起，參加了煉鐵的全過程。這個爐子從出第一爐鐵水起，出鐵一直比較正常，連續廿多天沒有「結牛牯」，日產白口鐵兩噸多，評爲全縣紅旗爐。何謂「結牛牯」？就是爐內礦石燒成玻璃硫一樣，結在爐膛裏，用絞棍絞都很難絞出來，甚至有的影響到爐子報廢，這是當時煉鐵的一個最大難題。但其他爐子都不太正常，有的幾天壞一次，有的一天壞幾次，主要都是爐內「結牛牯」，影響出鐵。爲總結經驗，我們在豐壟爐前開了一個現場會，總結出經驗主要是：

1、豐壟爐子地勢比較高，建在山坡上，地勢乾燥，除濕性能好；

2、鼓風正常：豐壟爐子由支書、主任及民兵連長三班輪流，一天24小時鼓風不停，爐膛內溫度比較高；

3、礦石比較純，從山上揀送來的礦石在爐前再進行一次精選，把含鐵量比較高、品質比較好的留下裝爐，雜質大爲減少。

通過這次經驗交流後，大家回去也對礦石進行精選，實行三班輪流拉風箱，有些爐子就比較正常了。儘管還有些爐子出鐵不正常，但就當時全縣四個煉鐵基地比較，蛇井工地總出鐵率還是比較高的。10月1日向國慶日獻禮放衛星時，蛇井煉鐵基地得到地、縣表揚。

鐵，確實煉出來了，不過煉的不是灰口鐵而全是白口鐵，只能製犁頭、鍋壁和煮飯鍋，不能用於其他方面。

大概在8月中旬，首都鋼鐵學院女學生一行15人來到泰和縣參加大煉鋼鐵。因爲蛇井生產基地比較正常，出鐵率比較高，於是她們全部被介紹到蛇井工地。開始時，我們大家很高興，以爲她們從鋼鐵學院來的，一定有比較豐富的煉鐵知識，對蛇井煉鐵一定幫助很大。但出人預料的是，她們到工地看到全是黃泥建築的土爐子，用人工拉風箱，人山人海燒木炭，滿山遍野揀礦石，感到很是驚奇和陌生。她們說：我們學的是洋高爐，搞機械化生產；你們是土爐，手工操作，完全是兩回事，我們連看都沒有看過，需要從頭學起。於是她們主動要求到群眾中去學習，有的分配到木炭連學燒木炭，有的分配到礦石連學習鑒別礦石，有的分配到爐前和群眾一道裝爐子、打絞棍。晚上她們集中住在一棟祠堂裏，互相交流白天參加勞動的體會。爲了幫助她們，我們專爲她們配了兩個女同志，和她們住在一起關照她們的生活。大約半個多月後，她們離開蛇井回北京。離開前我們開了個座談會，她們說：這次下來是一次實踐鍛煉，不僅知道了大煉鋼鐵的全個過程，而且瞭解到廣大群眾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可貴，對自己是一次向群眾學習的好機會。同時，我們感到她們的謙虛態度和吃苦精神，也給我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這場大躍進大煉鋼鐵運動確實教育了人，鍛煉了人，在中國革命歷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滅的烙印。大家一談到大躍進及大煉鋼鐵，就心有餘悸，覺得是一場大災難，我倒覺得有利有弊，不過弊大利小而已。

首先，廣大幹部群眾響應黨的號召，聽毛主席的話，指向哪裏就打向哪裏，迎難而上，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戰天鬥地，毫無怨言。群眾那種高度組織性、紀律性及積極性是非常可貴的。實事求是地講，這一年的農業生產確實搞得不錯，本來是個豐收年，煉鋼鐵前期也確實煉出了有用的白口鐵。但主要問題是浪費大，這樣千軍萬馬轟轟烈烈上山煉鋼鐵，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沒有煉出多少好鐵，就蛇井工地而言，算是比較好的，也不過煉出了幾十噸用途不大的白口鐵。而本來那年農業生產形勢不錯，糧、油和經濟作物都是個豐收年，但由於主要勞力調去煉鋼鐵了，留在家裏的儘是老弱殘疾和小孩，加上吃大鍋飯，整體都沒有收穫好。後來發現有些禾稻沒有收割，有些割了留在田裏沒有脫粒，結果都爛在田裏；有的地方種的花生沒有精細挖檢，採取放水浸田，用牛犁後用耙耙，收多少算多少，後來滿地長出花生苗來；還有的山區茶籽也沒有收好，只選擇好的摘了些，多數無人過問，掉在地上無人去撿，有的摘下來仍一堆堆放在山上，沒有挑回來，不知浪費了多少。特別是有的地方後來由煉鐵發展到悶鐵，利用磚瓦窯，一層礦石一層柴的點火燒悶，結果變成了一窯「結牛牯」，用炸藥去炸才炸開。

其次，浮誇風興起。本來中國人有傳統美德——勤勞、勇敢、誠信、樸實，但1958年「大躍進」開始，一些幹部好大喜功，鑽大躍進的空子，欺上瞞下，信口開河，造出畝產10萬斤糧食，20萬斤紅薯的大謊言，還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越吹越大。問題更爲嚴重的是有些領導昏昏然，不加調查，不加制止，以訛傳訛，互相鼓吹，有的甚至還得到提拔重用。結果，助長浮誇風越刮越大，越刮越猛。有的把這

種壞作風帶到了其他工作崗位，至今仍未能徹底肅清，如急功近利、形式主義、形象工程、弄虛作假、脫離實際及脫離群眾等等，其危害之大是難以估量的。

第三，破壞生態環境。這樣千軍萬馬走到一起，爲了出鐵，不顧一切，鏟草砍樹，信地爲營，植物被一掃而光，留下光禿禿的山頭荒野，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特別是燒木炭，僅以蛇井爲例，爲了燒木炭，每天上山砍雜木的就有六百多人，砍下的樹木無數；挖風箱砍樟樹的破壞更大，一個風箱砍一株，第一次就砍下近40株，每株直徑都在80公分以上，蛇井附近所有樟樹全部被砍光了，這些樟樹長起來起碼要30年到40年。同時，砍樹還要踐踏、折斷一批其他小樹，真是很可惜。

（按：該文爲作者蔡明亮所撰回憶錄《實踐雜記》的第二十二章）

活動消息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霍英東研究院泛珠三角研究基地
主辦

認識珠江三角洲
歷史與文化工作坊
(第六期)

自明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地區漸漸發展出獨特的地方組織、文化、風俗習慣及語言，構成其主流形態。華南有悠長的移民歷史，不少民眾移居東南亞、歐洲及北美等地。這個區域不單具有研究地方文化與社會的優越地點，更是一個探討海外華人遷徙歷史的理想脈絡場境。

這項計劃的目的在於增廣本校學生瞭解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文化和社會，親身經歷當地農村生活和最近十多年間急劇的社會和文化變遷，並學習歷史學的檔案和文獻研究及人類學的田野考察方法。

對象：香港科技大學學生
日期：2010年7月7日至13日
地點：霍英東研究院及珠江三角洲南沙區
目的：瞭解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農村生活、地方歷史面貌和變化。
方法：以小組為單位，走入社區，在村民導師的帶領下，認識農村的環境、活動、歷史和地方傳統。
內容：講授、小組討論、田野考察和提交報告。
住宿：南沙資訊科技園招待所。
費用：免費（叁佰元按金，工作坊完結後全數發還）。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852) 23587778
傳真：(852) 23587774
電郵：schina@ust.hk

霍英東研究院泛珠三角研究基地
電話：(020) 34685622
傳真：(020) 34685623